



人间有味

# 苦辣咸酸胀痛

陈佳勇



碧水相映锦如霞 (中国画) 顾孝华

朝花

那天我跟阿姐一起吃饭,她和她女儿都有些咳嗽。我说,要不试试化橘红?作为“老弟”,我的提议能否在见多识广的阿姐那里得到重视,我并不确定。但作为“老舅”,外甥女对我的提议倒是重视,连忙问我,真的有用吗?我信誓旦旦地对她说,化橘红泡水对治疗咳嗽很有用,但唯一的缺点就是味道很苦。外甥女又问,苦到什么程度?我说,就是特别苦的那种苦。外甥女连连摇头,表示不愿意尝试了。我这才意识到,阿姐怎么会不知道化橘红的好?但她最后选择川贝枇杷膏而舍弃化橘红,多半是因为化橘红真的太苦了。

临走时,阿姐给了我一罐腐乳,并特意关照:“这罐腐乳一定自己吃,不用放冰箱,里面没有防腐剂。拿筷子取腐乳时,要用干净筷子。”这几年,怕是受了“不能吃得太过”观念的影响,我很少吃腐乳。例外也有,无非就是在外吃火锅调配蘸料时加一点腐乳汁,或者就是红腐乳烧肉,这道菜我还是很喜欢的,但最多吃一块,不可贪多。面对这一罐腐乳,我感情难却,心里的小鼓却打了起来,这得吃到猴年马月啊?

第二天晚饭时,我特意取了一块腐乳放在小碗里,准备小尝一下。打开瓶盖那一瞬,一股辣椒油的香气冲了上来,果然不似玫瑰腐乳那般温柔。用筷子夹了一点放进嘴巴,先是有一点点辣,但马上是鲜,随后直接转为咸鲜的主调,最后收尾还是一点点辣,但辣得恰到好处。我看了看罐身,一个玻璃罐加了个红色塑料盖子,也没贴商标,妥妥的“三无”产品。但不得不承认,这腐乳真好吃。我猜想这是不是湖南特色茶油腐乳,连忙向阿姐求证。阿姐答复说不是,还说这是一位92岁老奶奶手工制作,量不多。最后她提了一句,她把腐乳送给她的外国朋友,老外们把腐乳抹在切片面包上,吃得可开心了,并建议我也试一下。

虽然切片面包抹腐乳我还没尝试,但就着腐乳吃白米饭,我已经吃得津津有味了。因为这腐乳主打辣味咸鲜,自然还是要说一长沙人爱吃腐乳的故事。在长沙方言里,腐乳叫“猫鱼”。有一个段子专门调侃长沙人,说如果一个长沙人在家吃饭觉得饭菜不合口味,他会如何委婉表达。正确答案是,这位长沙人会说:“赶紧把我的猫鱼拿来。”一笑之余,想起我的一位长沙朋友,还真是这样的。我听过人生最惬意的时刻,是就着猫鱼一边喝干邑一边看英超。我平时不看足球,也不怎么吃腐乳,所以无法理解好好的一杯白兰地干邑为什么要这么搭配。如今终于碰上了好吃的腐乳,我便有样学样,一杯干邑,一块腐乳。试下来,果然别有风味。

因为开戒吃起了腐乳,我便想多找点吃腐乳有益身体的佐证。查了些资料,说常吃腐乳不仅可以补充维生素B,还能预防老年痴呆,同时腐乳里含钙、磷等矿物质,能增加腐乳中

大豆的异黄酮活性,降低胆固醇。看到这个完全不晓得是什么意思的“异黄酮”,我就觉得,医学真是很高深的一门学问。我又查到,在中医里也有一套说法,说腐乳性平味甘,可用于病后纳食不香、小儿食积或疳积腹胀。我瞅着,其中学问也高深。

说起中医,除了小时候对中药铺里的那股子中药味望而却步之外,最深的印象还是来自十多年前读过的陈存仁《银元时代生活史》《抗战时代生活史》这两本书。作者是民国时期上海知名的中医,社会交往也多,笔端之下各种精彩故事,非常值得一读。这两本书是2007年买来阅读的,随后就放到了书橱里,变成了藏书。因为想知道陈存仁作为中医怎么评价乳腐,我便再次翻看起这两本书,居然真被我找到一处关于腐乳的有趣记载。

当时,陈存仁作为章太炎的学生,经常要帮着老先生处理很多生活琐事。《银元时代生活史》里有一段是这么写的:

在章老师处,临走他必留膳。但菜肴之劣,出乎想象之外,每天吃的无非是腐乳、花生酱、咸鱼、咸蛋、豆腐等物。我总是伴着他进晚餐,因为他家中没有婢仆,菜肴都由师母就近购买,吃时她并不和我们同坐,经久之,汤师母常教我到“邵万生”去买玫瑰腐乳,到“紫阳观”去买酱菜,其他一切杂物,也都由我购买。

可见在当时,腐乳主要还是“过饭”用的,并不在意什么增加异黄酮活性、降低胆固醇。接着,陈存仁又

写了一段话,当时读没什么印象,时隔19年再读旧书,却读得异常真切。在书中,陈存仁这样写道:

太炎老师唯一的收入,是靠卖字。他不登广告,所以来求字的人极少。幸而有上海著名笺扇庄朵云轩主人,常常带了纸张来求他写字,每次都有小件大件百数十张,取件时不论件数多少,总是留下笔润银五十元。

这段文字把朵云轩主人的生意经营得很生动,非常值得后人借鉴。此刻,深受启发之余,我也得以体会到了私人藏书的乐趣。尽管《银元时代生活史》《抗战时代生活史》这两本书好多年没看,生出了许多旧书特有的斑点,但藏书的最大意义,不就是平时不读,想读的时候,随手就能从书橱里取出的便捷嘛。尤其是当书里写到的内容,过去和自己没关系,现在却产生了关联,这种快乐真的很独特。

我现在从事艺术品经营工作,深知客户构成里有许多企业家和医生,这同陈存仁《银元时代生活史》里的记录也有许多相似之处。机缘巧合,我便认识了这样一位朋友,雅号“平等阁主”的黄先生。初见黄先生,单位同事跟我讲他是中医,在巨鹿路上开了一家诊所,蛮出名的。黄先生笑容可掬,发了一张电子名片给我,抬头写的是“执行董事”。因为横跨了“企业家”和“医生”两个身份,我一时不晓得该称呼他为黄总还是黄医生。但在那一刻,

我从未想过,有朝一日我会成为他的客户。

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,我两年前陪小朋友打羽毛球,一时逞能拉伤了右肩。本以为过几天就会自愈也就没当回事,直到有一天开会要穿西装,右手死活伸不进衣袖,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。于是只得向黄先生求救,在他的诊所里,我遇见了人生中第一位给我看病的中医——仇医生。

仇医生是东北人,针灸高手,人也幽默。我第一次去就诊,因为是右肩受伤,他便直接在我左脚踝穴先扎了一针。仇医生说,这是对称。我心想,中医果然是中国哲学的一部分。扎完这一针,然后就是针对右肩的推拿、针灸,最后拔火罐。仇医生问我,过去针灸过吗?我说,没有。他又问,怕疼吗?我说,还行。当时不觉得这个对话有什么玄机,后来随着针灸次数的增加,我便陷入了某种认知障碍。

只记得当时仇医生一针扎下去,问我,酸不酸?我因为从来没体会过针灸里的“酸”是什么滋味,我就问仇医生,啥叫酸?仇医生也没法准确表述,让我自己体会。紧接着,他把针又扎深了一点,问我,这里胀不胀?我又问,啥叫胀?仇医生理都不理我,指尖微微转了一下,我连忙说,胀胀胀。那一刻,我初步有了一个认知,“酸”大概指的是针尖刚刚刺入穴位时,点到为止的那种刺痛感,而“胀”的感觉大概是更深入、更扩展的那种刺痛感。

每次针灸,仇医生都会在我的右手臂、右肩以及右侧颈部的各种穴位扎上七八针,其中必有几针是长针。扎这种长针的时候,会扎得更深,一边扎,他一边问我,痛不痛?直到我喊痛的时候,他才收手,将针停留在那个位置。于是,我懂了,那个感觉就是针灸里的“痛”。就这样,在确定和不确定的之间,我一直在琢磨“酸胀痛”这三个字,究竟应该对应何种神经感知?必须承认,饮食里的“苦辣咸”好区分,针灸里的“酸胀痛”才是玄学。

如此这般弄了好几回,我的右肩膀渐渐康复了。但我断没有想到,中医诊所也会成为一个社交场合,会遇到熟人。有一回我跑进诊所,仇医生正在为一位病人推拿,我一看,这不是开古董家具店的刘老板嘛。我连忙问,刘总,你怎么在这里?刘老板一抬头,见是我,也很惊讶,陈总,你怎么也在这里?仇医生一笑,说你俩认识啊?我俩异口同声说道,我们都是黄总的朋友。

平日里我和刘老板见面,彼此都是“衣冠楚楚”的,如今两人面对面,赤裸裸上身,等着仇医生给我们针灸治疗。尴尬倒也谈不上,画风却实在辣眼。此刻,我身上扎了八针,动也不敢动。接着,轮到刘老板了,他是第一回来针灸,我寻思着听听他对于“酸胀痛”的理解。可惜第一针才下去一点点,他那边就直接传来三声“痛痛痛”,我实在忍不住,一副老同志教育小同志的口气:“刘总啊,你要忍住,要‘掰牢’呀。”

黄总此刻已经来到我们身旁,笑嘻嘻地说道:“这么巧,都来了啊。”我右侧头颈正扎着针,无法抬头,但不影响说话,连忙表示我和刘总今天来针灸,完美实现了我们三人之间的“业务闭环”,关键是注入了现金的“流动性”。黄总是多么聪明的人啊,立刻反驳:“我在你们那里花的钱,可比你们在我这里花的钱多得多。当然,我是真心希望你们少在我这里花钱。”那一刻,他“医生”的身份凸显,真有“医者仁心”的味道。



行吟

我在南京读书4年,毕业至今20多年,在去年之前从未回过这座城市。去年夏天,我国工作有了一次南京之行,也就在这时,我正读作家柏杨的《中国人史纲》,读到宋代王安石变法处有特别的感慨。柏杨对于王安石及其推行的变法十分赞赏,且认为其具有“超人的智慧”,这在柏杨的历史人物评价中是很少见的。我对于王安石的认识主要来自历史课堂,印象中他是一位失败的改革家。还有就是林语堂所写的《苏东坡传》中提到的“拗相公”,因为王安石性格古怪、一意孤行。后来再读钱穆的《国史大纲》,他认为王安石的新法“不能说有成功,然而王安石确是有伟大抱负与高远理想的人”。这些令我有了重新认识王安石的冲动,于是决定去看看王安石晚年定居南京的半山园。

傍晚时分,进入半山园时,那座故居里的灯已经全部打开了。故居是江南民居的构造,不太大,里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文物。在展厅里看完介绍后,我站在那个小院子里,似乎有一种惆怅。院落外路边树上的叶子被风吹得簌簌作响,好像是轻轻的鼓掌声,又像是悠悠的叹息声。这个院子是近些年重修,仿照晚清时的构造。院子里有块石头,据说是从王安石抚州的故居里搬来的,但年代已不可考,算是一点与其有关的纪念。

从院子里出来,经过半亩方塘,跨过一座小桥,很快便看见了半山亭。亭子所在的土堆上栽植了很多树木,树叶都已经掉落了,四周一派幽静。土堆旁的草地上,有几只漂亮的鹿驻足,十分悠闲,也并不怕人。半山亭的造型很特别,有些宋风,适合闲来在此饮茶和清谈。如果宋代就有这个亭子的话,不知道王安石是不是曾在这里与友人谈诗论道。沿着土堆的小路往上走,不远处便是明城墙的遗迹。上了城墙,视野忽然变得开阔,远山起伏,树木萧瑟,如宋元时代的山水画一样。我在城墙上走了一段路,看到一个湖泊,同行者介绍说湖的名字叫前湖。由此忽然想起孙权的墓地似乎就在前湖附近,而王安石曾作过一首凭吊古迹的诗词《南乡子·自古帝王州》也许正与此地有关:“自古帝王州,郁郁葱葱佳气浮。百年未成一梦,堪愁。晋代衣冠成古丘。绕水恣行游。上层城楼外长江空自流。”王安石隐居

半山园的时期,东晋大帝孙权的墓地也已成为古丘了,他去凭吊一番,或许正如今天我们在此凭吊的心情。

半山园虽然简陋,但没有城市的喧嚣,只有山水田园的野趣与秀丽。退养田园是古代文人的理想,但如王安石这样既能入朝堂上疾风劲雨地推行社会变革,又能义无反顾地退隐田园、不问世事,也是少见的。早在熙宁三年的冬天,王安石50岁,他由参知政事拜相,步入了政治生涯的巅峰。但《临江隐居诗话》中写到,王安石升官的消息传来之时,亲朋和僚属们纷纷前来道贺,王安石却避而不见,与友人躲在小楼中阅读,并写下一句诗:“霜筠雪竹钟山寺,投老归欤寄此生。”那时的王安石在计划实现政治抱负时,或许也为自己规划了未来隐居山林的归宿。熙宁九年,王安石被罢相,他毅然卸官取回钟山的山山水水,孙权陵、南朝九日台、东门白下亭等处都留下了他的诗句。他还曾乘舟远行,沿清溪,转湖荡、运渎,入秦淮河,再到城南的清凉山、赏心亭。如果说朝堂上的王安石是峻急的,那么半山园时期的王安石则是淡泊悠闲的。

# 王安石的半山园

朱航满

从南京归来,我读了黄裳的《金陵五记》,其中有这样一段寻访记叙:“南京是留下了王安石的几处遗迹的,至少在记载上是如此。三十多年以前,我曾经按照《金陵古迹图考》的指引,寻访过这些遗迹。就是在中山门内的‘半山园’和‘谢公墩’。这次重游,有一部车子,方便是方便得多了,但有一利必有一弊,也就没有了当年安步当车的方便,一下子就开出中山门外去了。我只从窗口张了一下,什么也没有看到。不过我想,三十多年前也只是不过是一个土堆的地方,今天还能留下什么来呢?很可能已经是一片崭新的建筑了。这是很自然也很值得高兴的事。只要我们知道在这一带曾经有过哪些遗址,也足够了。”黄裳还写了这个地方原为晋代谢安的园池故址,风流多被风吹雨打去,如今仅留下一个土堆,被后人雅称为“谢公墩”,并因此又有了一则有关“争墩”的佳话。王安石有首写“谢公墩”的绝句,颇为诙谐:“我名公字偶相同,我屋公墩在眼中。公去我来墩属我,不应姓尚随公。”黄裳这篇游记作于1980年,其时刚刚改革开放,万象更新。他的这篇访古游记,应还别具一些怀抱吧。

## 解秋日报 连载广告

### 刊登内容

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

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

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

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品牌人物

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教育出版

电话: 021-22898598

### 做一点有用的事情

吴朗西安排伍禅编印动植物图谱未成,很受挫。郭安仁由吴朗西介绍到《美术生活》做特约编辑,他有一部翻译小说,即纪德的《田园交响乐》,曾在《大众小说》月刊发表过,想找书店出单行本,但是,当时的书店争相出版流行杂志,单行本很难找到出路,创作小说也如此,更不用说翻译小说了。在吴朗西与郭安仁商谈如何出版的时候,他们有了个共识,就是既然所有的书店都不大愿意出单行本,就由自己动手来填补这个空白。

原议出版的第一本书是《田园交响乐》,吴朗西考虑到作者纪德不为一般读者所知,忽然想起伍禅从日本带回的美国政论家约翰·史蒂尔的新书《第二次世界大战》,认为可以畅销,便找旧日同学许天虹赶译出来一同出版。这时,吴朗西进一步提议出版一套像美国的“万人丛书”、日本的“岩波文库”那样综合性的丛书,有文学艺术、社会科学、自然科学,有翻译,也有创作,取名“文化生活丛刊”。对此,郭安仁深表赞同。

出版资金是同人凑起来的。第一笔是柳静做小学教师、图书馆职员多年积累下来的300元,后来伍禅投资2000元,卫惠林投资50元。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实际股本,就只有这区区三笔。开始时,流动资金不足,吴朗西向私人银行多方借款。从他借用家庭保姆的菲薄积蓄来看,可知出版社草创时期的艰难。至1936年经亲戚介绍,吴朗西先后同川康银行和成成行有了往来,资金



周转才变得松动许多。1935年8月初,巴金正式参加了出版工作,同时加入的有伍禅、陆圣泉、杨挹清、俞福祚等人。于是,文化生活出版社便告正式成立。这是一个同人出版社。可以说,所有人都是吴朗西拉进来的。伍禅且不说,陆圣泉、杨挹清也是他的同学。俞福祚原是陆圣泉在劳动大学时的同学,后来由他代表泉州平民中学招聘为教师。这批人除了柳静是匡互生主持的立达学园的学生外,其余几乎是泉州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学的原班人马。加上巴金,以及后来加盟的朱洗、毕修勺等,所以文化生活出版社创办的精神,与立达学园、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学创办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。“正义、互助、自我牺牲”是出版社同人信奉的三大原则。他们办出版社,并非为了赚钱营利,而在于实践人生的理想,把自己的知识和才能贡献给社会。在同人中间,吴朗西和柳静夫妇、巴金、朱洗、伍禅、郭安仁都是尽义务不拿报酬的。出版社后来改为有限公司,以致在1954年公私合营中,他们和其他大部分股东都没有领取利息。

巴金回国前,以巴金名义主编的“文化生活丛刊”已出版两种,即《第二次世界大战》和《田园交响乐》。另外四种,鲁迅译的《俄罗斯的童话》、吴朗西选编的德国漫画家的《柏林生活素描》(“世界漫画选集”之一)、巴金译的柏克曼著的《狱中记》及其本人的著作《俄国社会运动史话》也已陆续排印,9月前便全部出版了。当时他们在《申报》做了一个很堂皇的广告,据说广告词为巴金所拟,谈到刊行“文化生活丛刊”的缘起,这样说:

青年们在困苦的环境中苦苦挣扎为知识奋斗的那种精神,可以使每个有良心的人流下感激之泪,我们是怀着这种心情来从事我们的工作的。我们的能力异常薄弱,我们的野心却并不小。我们刊行这部丛刊,是想以长期的努力,建立一个规模宏大的民众的文库。把学问从特权阶级那里拿出来送到万人的面前,使每个人只出最低廉的代价便可以享受到它的利益。

又是青年,又是民众,又是反特权阶级,这是巴金习惯的用语。其实,“民众的文库”,并非只有“文

化生活丛刊”,整个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出版物都是面向社会大众的。10月份,他们在《申报》又做了7种丛书的广告。其他6种是巴金主编的“文学丛刊”,黄源主编的“译文丛书”,伍禅、吴朗西主编的“现代日本文学丛书”和“新艺术丛刊”,郑绍译、吴克刚校的“综合史地丛书”,吴克刚编译的“战时经济丛书”。后来,又加入了朱洗主编的“现代生物丛书”、陆圣泉主编的《少年读物》等。在人手不足、资金缺乏,加以政局动荡的情况下,出版社创造了可观的实绩:已出版的“文化生活丛刊”共49种,“文学丛刊”共10集,每集16种,包括了86位作家的作品,其中有许多新人新作,是现代文学史上最具规模的文学丛书。看得出来,这个出版社特别重视外国书籍的引进,除了“文学丛刊”“新时代小说丛刊”外,其余大抵是这类翻译书,仅外国文学名著就有100多种。这样一种出版格局,明显地体现了世界主义倾向和平民化立场。

置身于这样的群体中间,巴金应当有如当日到泉州时一样,为一种“殉道者”的精神所感动,决心和大家一道把重担放在肩上,为人类寻找“幸福的船”。在他们面前,他不是一再诅咒自己写小说是在浪费青春的生命吗,不是答应有一天要抛弃写作生活,去做一点有用的事情”吗,当他苦于无法解决这个矛盾的时候,现在的编辑工作,正好便于把个人写作和服务社会结合起来,更好地“放散”自己的生命,有如居友所说的,的确,巴金自进入文化生活出版社之后,一直不间断地工作。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,他默默地为他人也为大家劳动,做出很大牺牲,脚下不少恩怨。如果说,他有所得或有所失,都赫然留在这个地方。

(十三)

连载